

食物里的好汉

□凌小曹

烧烤，是食物里的好汉。这里的“烧烤”是动词作名词用。没有任何一种吃法，像露天吃烧烤那么一派江湖气。

如今，烧烤的另一种说法，叫做“撸串”。这俩字更是粗野至极，“糙”得很，就像梁山好汉从怀中掏出一包油纸包裹的熟牛肉，往桌上一撸，随即一帮儿兄弟大快朵颐的感觉。其实“撸串”这词儿只是更生猛更直观而已，并不全面。“烧烤”的范畴里，除了羊肉串、各种素菜串，还有烤生蚝、烤鱼、炒花甲、龙虾、羊排……不胜枚举。就连低眉敛目的素菜，经蒜泥孜然辣椒粉及烟熏火燎的改造之后，也摇身一变，变得浓墨重彩、野性十足，像是小家碧玉披上了战袍一般，意欲和大鱼大肉们捋臂张拳一争高下。

合肥这座江淮之间的小城，每个夏季，是极长极热的。几乎从6月中旬至10月，都是薄衫热裤吃烧烤的季节。烧烤这种草根范儿的餐饮文化，也由带有合肥特色的龙虾而延伸开来。若简朴犀利地概括之，就是龙虾们带动了花甲，花甲们又和羊肉串们一起带动了其他，于是，露天餐桌上的美味日益丰富、香气袭人。酷暑逼人的夏天，街边的餐桌，总是人声鼎沸，这在合肥，也算得一景。烧烤生意做得好的店家，多在“成片”区域，比如宁国路、步行街、贵池路……及后起之秀墨街。宁国路是龙虾们盛装出席的地方，至今人气还是极旺的。墨街更是将夏夜的休闲文化发扬到了极致。

每到夜幕初垂的时候，健谈的老板们会视来客人数而定桌子，若是浩浩荡荡一班人马，他们会灵活地将四张餐桌拼成一张，硕大的扎啤机往中间一放，几盘龙虾、串串、生蚝、花甲端上来，谁还会留意老板附赠的一次性手套？大家早已赤手空拳地掰扯起来了，名副其实的“撸串”和撕扯呀。白天的暑气一点点地弱下去，晚风携着蒜香拂面而来，眼瞅着扎啤机就见了底，桌上铺陈了一堆堆虾壳、花甲壳及光秃秃的竹签、铁签，原本摆得高高的



一次性杯子，外面皆附上了一层被手指抹上的油，歪七扭八地和一团团散落各处的纸巾躺在一块儿。此时，桌边的人们已经面若桃花、口若悬河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地开启侃侃模式。常有卖花的小姑娘穿梭其间，一看到眼神暧昧的男人女人，就精明地凑上前：哥哥，你看姐姐这么美，买束花儿吧！还有一些来赶场子的艺校学生，背着吉他，递上自制的点歌单，笑容可掬地央求你点上一曲。

晚风轻拂，身边有好友相伴，有年轻姑娘歌声婉转，可算得是快意人生？即使那吉他弹得偶有瑕疵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有几个习惯正襟危坐的朋友，总在相邀共餐之前对烧烤有着轻度的抗拒。但经不住我的说服与拖拽，在露天餐桌旁仰脖灌下几杯啤酒之后，立刻热情高涨、侃侃而谈，不再端着一张“扑克脸”了。甚至与邻桌的陌生人，也主动搭讪、举杯共饮，一派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大哥范儿。

我一向觉得，武松和鲁提辖动不动撩起衣襟掏出一包熟牛肉，“啪”地一声拔了酒葫芦的塞子，就着肉来两口，必是极过瘾的事儿。难怪他们打虎、打恶霸，都那么豪气冲天、所向披靡呢。说不定那功力是由酒劲起、因正义生。

如果在满嘴流油的爽快之余，你想起了养生，那么，就在结束大餐之后吃根香蕉吧。它富含钾和镁，能抵消烧烤的副作用。可是，何必让这难得的饕餮之乐，在碎碎念的养生观面前节节败退呢？

渝东家乡的麦收

□王小梅

麦收时节饱含欢乐和辛苦，它是我们渝东家乡最繁忙的日子。我小时候经历的麦收情景，晚辈们恐怕很难想象得出来。

割麦子、打场是麦收的主要活儿。我们家乡割麦子用的镰刀，与内蒙割饲草南方割稻谷用的镰刀不同，镰柄近二尺长，柄端手握部分稍粗，仔细人会修磨得适合握擦用力；镰头四寸多长垂直安装在镰柄另一端。镰刀必须用好钢，可以磨得飞快。

割麦子常带一块磨刀石放在地头起儿，随时磨镰刀，正所谓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。割麦时，一只手伙同小臂揽住麦垄的尽可能长的一部分，另一只手挥镰将其割下。割麦子的高手与低手效率会差别很大，高手不仅快速，而且割得整齐，不丢不落。几个人站地头一齐开镰，高手割到地头了，低手往往仍会在地半截当儿努力奋斗。不过，为了抢时间腾地，人们常常不是割麦子，而是拔麦子。这可以算得上是最沉重的农活。割麦子有巧劲儿，力气大不一定能领先，拔麦子则必须身强力壮。

拔麦子时，根据自己的能力，一只手揽住麦垄的一部分，另一只手紧密配合，双手揽住麦秸发力，将一大墩麦子拔离地面，向旁边一甩，抬起一只脚，迎击带土的麦墩根部，将麦根上的土全部搯掉。拔麦子腾出来的地，省去了处理麦茬一道工序，可以直接播种晚玉米、栽种麦茬红薯等。春争时、夏争日，不论哪种农作物，早一天种，长势和收

成会遥遥领先。打麦场很重要，需要先选好近村边土质好平坦宽阔地，适当浇水，耕好耙平，用大碌碡压出个硬面儿广场。周边放麦垛、麦秸垛，中间供碾压翻晒干的麦子。打场一般都在早上开始，把所拔麦子的麦根用铡刀铡掉，摊散在场面上；割的麦直接解开摊散。下午，牲口拉着碌碡在麦场上有规律地转圈，碌碡把麦穗上的麦粒碾压下来，把麦秸秆压扁，成为花秸。

随后是起场，用木叉把花秸铲走，只剩下麦粒麦糠等细碎物。麦收时，傍晚常常会有微风，看好风向，用推耙、木锨等工具把掺杂的麦粒堆成长堆，准备扬场。扬场是技术活儿，扬家儿双手端个簸箕，副手用木锨铲长堆带杂物的麦粒送进簸箕，扬家儿顺风迎微风扬撒出去。因为重量的区别，麦粒被扬撒得最远，逐渐形成条形麦粒堆，麦糠杂物被微风吹，会落在较近的另一边。有人头顶麻袋瞅空当儿，用扫帚扫去条形麦粒堆上的杂物。

如果这天风小甚至没风，扬家儿要凭力气把麦粒和杂物分开，必须用力甩。扬完场，最后清理得仅剩高高的条形麦粒堆。走过了青黄不接的日子，新麦子和菜地里长出来的新鲜蔬菜就会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。新麦子面蒸出来的馒头包子、包的韭菜馅饺子，那香甜美味是令人永远不会忘记的，现在从商店买回来的面粉，根本没有了那种沁人心脾的鲜味。

草垛上的月亮

□赵利辉

在我小时候，夏收过后，田净场空，家家便要忙着堆草垛。场院里，老树下，沟渠边都可以堆草垛。这样随意地堆放，主要是便于农家生火做饭。高高的草垛，低矮的土墙，不规则的泥土路，构成一个迷官般的村庄，这迷官就是我们小孩子的游乐场。

我们男孩子，通常喜欢玩猛一点的游戏，比赛翻筋斗，谁输的话就从麦草垛上翻筋斗跳下去。农村的孩子皮实，经得起摔打。我小时候身体孱弱，父亲为了锻炼我，鼓励我也加入到筋斗队。晚上歇凉时，父亲就和我们一起在打麦场上闹腾。但父亲好像一直在输，输了就一个筋斗从草垛上翻滚下去，仰八叉躺麦场上装死，引大家发笑。他偶尔还会空翻两圈，这绝活儿赢得场上的人喝彩叫好，伙伴们羡慕得不得了，我心里头自然充满了自豪。有时候其他的孩子输了，父亲就在他的屁股蛋上打一下，故意板着脸要他重新翻一次。伙伴们有会翻的，也有不会的，翻得好的栽下去嘎嘎大笑；胆小的耍赖皮，像条泥鳅一样溜下去，有惊无险。不料人多了，踩塌了麦草垛，一下子把我们全埋在了草窝里头。

这样的事，在草垛上看电影时常有发生。电影里我战斗正激烈，却突然停了电，放映员派电工去找柴油发电机，我们便坐在草垛上看月亮，数星星，总感觉只要再站高一点，就可以只手摘星辰了。不料，等得久了有人就开始不安分起来，在草垛上晃来晃去的，晃得凶了，麦草垛滑塌了，大伙儿又全都埋草窝里去了。看电影的大人们回转过身来，看着我们的狼狈相哈哈大笑。电工回来说发电机坏了，电终于没能等来，村里人并不沮丧，相互调侃说还是看了一场好电影，叫做《草包英雄》。

筋斗队倘有女孩子加入进来，便只能玩捉迷藏了。堆起的草垛，房前屋后都是我们隐身的好去处，就是很黑暗的角落，女孩子躲起来也不害怕。因为月光很好，人走哪里月亮就走哪里，就好像总有个打手电筒的人跟着你，陪伴着你。为了难住寻找的伙伴，我挖空心思，有时钻进草垛中间，有时钻进空心槐树里，不时转换阵地。牛栏、猪圈、鸡窝，都是可以选择的好地方，胆大的伙伴还躲进了给老人备用的棺材里头。小娃娃半夜找不到人，就站麦场上哭鼻子，盼着我们一个个从什么鬼地方冒出来。机灵一点的明明没有看到你，她还故意大声说：“快投降吧，我已经瞅见你了！”这样一说，我偏不出来。等她失望离开，我又有些无趣，只好胡乱瞎想明天吃什么。

忽然，草垛轻微晃动起来，这回莫不是有人真发现了我，我赶紧蜷缩起来。外面悉悉索索的，隐隐乎乎还有人说话。一个男的说：“你爹嫌我穷，他要是还不答应，今晚我就胡来哩，不看他那脸。”女的说：“那你叫我以后咋在村里活人呢，你好好跟我爹说么……”我听出是邻居彩霞姐的声音，她和秋生哥的事，我听彩霞姐跟母亲唠叨过。我就大声对外面的人说：“我在藏猫猫哩，你俩到远处说话去，别叫人发现我了。”外面的人立刻止了声，跑开了去，草垛不再晃动了。吓走了他俩，不知过了多少时辰，迷迷瞪瞪听到几声猫头鹰的怪叫，我忙将头埋进草垛里，大气儿都不敢出，生怕它叫了我的魂去，但它又似乎是在提醒我，夜深了，天凉了，该回家了。

我钻出草垛，抖了抖身上的草屑，身上湿漉漉的，知是后半夜下了露水。草垛上的月亮已经偏向了西天，打麦场上的人不知什么时候都已经走空了。这么晚了，回家免不了挨顿骂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在村里头，做贼一般，影子在前，身子在后，我一步一步踩着自己的影子往家走，心里想着明天吃什么。月光如水倾泻下来，村路上仿佛铺了一层白砂糖，这糖水就淌在了心里头。